

真實人的奇蹟



波列伏依原著
林冬白改寫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真實人的奇蹟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原著人 波列伏依

(Б. Полевой)

改寫人 林冬白

上海廣益書局



1951年7月初版
1952年10月4版

8001—10.000

真實人的奇蹟

原著者 波列伏依

改寫者 林 冬 白

出版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中路137號

發行者 通聯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一冊定價：8.000元 32開224面

本書提要

本書是由林冬白同志根據了「真正的人」原譯本改寫的。改寫底目的是以連隊幹部，初中學生及一般不習慣讀譯文的讀者爲對象，企圖用通俗易解的語文，來傳達原著的精神，使大家都能夠讀一讀這部好書。篇幅從原譯本廿九萬字節縮至十萬字，有些部份的描述改用了我國口語，基本上達到了通俗化的目的，但未損原著的風格及情節。

關於「真正的人」通俗譯本，坊間已有兩種出版，但我們覺得林同志的改寫本，比較更能傳達原著底思想性及藝術性，仍有出版的價值與需要。原著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的涵義，是「真實人的傳奇」，所以我們徵得林同志的同意，採用了「真實人的奇蹟」這個書名。

廣益書局編輯部

前言

蘇聯名著『真正的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出版的解放軍畫報第二期『英雄們在蘇聯』說明中說『無腳飛將軍又名真實人的奇蹟』是給人以深遠的樂觀與強烈的信心底小說。我第一次看到無腳飛將軍的影片時，影片中的那些偉大人物的高貴品質就給了我難忘的印象。及至讀完了磊然同志譯的波列伏依的原著，這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尤其是譯本中所描寫那些英雄人物的生活更加細緻，形象、語言更是生動美麗，心想，這部作品最好使每一個幹部，每一個人民，尤其是我們部隊的同志都能夠讀一讀纔好。但是原譯本叫一般部隊同志和初中同學們讀起來是比較深了一點，所以我就大膽地將它來通俗一下。爲了保持原來作品的面貌和風格，在改寫時一般是盡可能把原作好懂的地方保留下來，有時爲了使我們幹部和一般部隊同志容易了解，就用上一些我們解放軍部隊裏流行的口語，這亦僅僅是嘗試，倘有弄巧成拙或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本書改寫時，承蒙丁英，越薪兄鼓勵，黃圖材，童天湘，戴心安同志協助，特致謝意。

林冬白 一九五〇年初冬於上海。

目錄

前言

一	在森林裏	一
二	找到自己人	二一
三	飛機接他回國	三九
四	到了莫斯科醫院	四八
五	政治委員來了	五六
六	真正的人	七一
七	真正的愛	一〇五
八	住療養院	一一九
九	流浪	一四六
一〇	到訓練學校裏學習	一五五
一一	又到高級訓練學校	一六五

一二	到了前線·····	一七四
一三	第一次空戰·····	一九〇
一四	勝利而歸·····	一九七
一五	故事是這麼產生的·····	二一五

一 在森林裏

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在遍地大雪的松樹林子裏，有一隻鹿忽然吃驚地聽到天空一種什麼聲音，耳朵一聳，後膀一夾想跑。牠抬頭一看，原來天空有一羣好像金色的甲蟲嗡嗡地在飛舞。忽然一隻甲蟲翅膀一收，往下栽，越來越大，拖着一條彩色大尾巴，鹿怕了，剛朝樹林子裏一躲，就聽到一片驚天動地的吼聲，一個巨大的東西就撞在松樹頂上，『空通』倒到地上來。嚇得這隻鹿一口氣竄進密密的松林裏去了。

原來跌下來的是一架飛機，飛機上還掉下來一個人，呻吟着……

附近打仗的轟轟的聲音，從秋天就把熊從洞裏趕出來了，現在也不能冬眠了，東走走西串串地不得安定。這熊是又饑又餓又兇，牠在鹿剛站過的地方停下來，一下又嗅到了味道怪鮮的鹿的腳印，側着耳朵聽了聽，鹿跑了，卻聽到有一種活東西發出的聲音，野獸脖子上的毛豎起來，拉長了臉，朝那躺在雪裏的一個人走去，腳爪子踩得冰雪咯喳喳響。

這個人就是蘇聯飛行員阿列克賽·密里席葉夫。他怎麼會掉到這兒了呢？原來阿列克

賽中尉指揮着的一組驅逐機，護送自己的戰鬥機出發去襲擊敵人機場，他們偷偷的擦着松樹頂飛去，出敵不意用大砲機關槍把剛起飛的敵人運輸機都給打下來，敵人慌亂成一團，好容易才有幾架敵機從密集砲火下飛起來。阿列克賽這回可大意了，他本來應該嚴守崗位不能亂飛，可是他被勝利衝昏頭腦了，他從高空將飛機直降下去，像流星般的去撲那剛剛離地的笨重的運輸機。他頗為自信，連看都不看地來射擊敵機，這時飛機場另一角有敵人一架運輸機飛起來，阿列克賽上去就追，他連放了兩次槍都沒打中，可惱火了，便用全部槍砲放了幾長陣連發，才算將敵機擊落，阿列克賽幹掉了那運輸機，便在敵機冒起黑煙那地方的半空中，勝利地繞了兩圈，才又駕了飛機飛回德軍的飛機場。

可是要飛到那邊去已經不行了。他看見他一組的三架驅逐機在跟十架敵機作戰，這些飛機大概是從德國機場的統帥部調來打仗的。飛行員們真勇敢，向超過他們三倍的敵人撲過去，努力要引誘敵人離開自己的襲擊機。他們一面打，一面把敵人越引越遠，引到別處去。

阿列克賽一飛回來便投入戰鬥，他看好了要捉拿的對象——一架離其他飛機稍遠一點的敵機。他開的真快，從旁邊向敵人衝過去，當他瞄準了敵人，扣『扳機』打過去時，可是敵機一點事也沒有，奇怪！目標這麼近，瞄的這麼準，怎麼會打不中？阿列克賽忽然想起彈

藥用完了，彈藥盒空了，是剛才追那架運輸機時打光了，這可怎麼辦？他脊背上就好像澆了一瓢冷水，楞住了。

他又想，也許敵人不知道這件事，爲了使自己這架飛機充一充數，顯着自己這邊的飛機多，阿列克賽決定就是赤手空拳也要打一下。可是他錯了，他的對手，被他襲擊未成的那架飛機的德國人，是一個富有經驗的飛行員，敵人發現了這飛機沒有子彈了，便向他的同事們發出命令，於是四架敵機就退出戰鬥，從兩側包圍了阿列克賽，又從上下壓縮，用子彈逼着他往前進。

阿列克賽知道這些法西斯豺狼們想把他領到飛機場去，逼他下降來活捉他。他是下決心不作俘虜的。他想辦法鑽空子來逃掉。於是咬緊牙齒，開足速率，猛一下使飛機向上直衝，便跳出了敵人包圍的圈子，可是德國人接連打起機槍，阿列克賽的發動機受傷了，開始震動得很厲害，後來突然停止了，不響了，飛機就好像從山上掉下來，飛快的一直往下衝。掉到這座松樹林子裏，還好因爲當他掉下來的時候，飛機擦過松樹頂，這減輕了朝下撞的猛勁兒，撞垮了幾棵樹，飛機也撞爛了，阿列克賽給甩到半空中，跌到一棵老樅樹上，順着樹枝滑下來，摔到林底下雪堆裏，這樣便沒有摔死。

他不能動彈了，沒知覺地躺了好大一會兒，忽然朦朧間他感到有個什麼大的東西，向

他噴着熱辣辣的臭味，他想躲，可是他的身子好像陷在雪裏，感到一陣刺骨的寒冷，腳也凍到不得了。這時他纔感到自己是活着，想站起來，又聽見身邊有人走路還喘着氣。他想：『這一定是德國人，這回可真要做俘虜了，怎麼辦？』

他想起他的手槍還放在衣服口袋裏。他想，這德國人一定是孤家寡人一個，看準他猛不防叉住他的喉嚨，不讓他放槍就行。

阿列克賽一動不動的慢慢睜縫着眼睛看去，噢！原來在他面前的不是德國人，而是一隻大狗熊坐在那裏。

這時，狗熊餓極了，站起來就用爪子撕他的飛行衣，阿列克賽便慢慢地偷偷摸着了手槍，當狗熊隔着皮衣和棉衣咬着肉時，他忍住了疼痛，飛舉起手槍砰砰地向熊打去，狗熊應聲而倒，牙縫裏冒出了一股鮮血，熊死了。

阿列克賽一陣緊張過後，重新感覺到腳上劇烈的火辣辣的疼痛，他倒在雪上，昏過去

了。
醒來時太陽已經很高了，阿列克賽一看，心想：『怎麼，熊死了嗎？』
一隻毛茸茸的野獸屍體倒在雪地裏。

阿列克賽腦子裏重複地想着自己還『活着，活着，活着！』他快樂極了，快樂自己仍然活着。他高興得要跳起來，但是他站不住，立刻倒下來，腳裏的疼痛燒遍了全身，腦袋嗡嗡的一陣響聲，震動腦髓，眼睛也發痛，阿列克賽想：『糟了，大概是跌下來的時候內部受傷了，腳也出了毛病。』

他欠身起來，驚奇地向四周看看這一片田野。

這一帶地方，大約是在初冬的時候，蘇聯一支紅軍曾經在這兒英勇頑強地抗擊過德寇，如今雖然下了大雪，可是炮彈把戰壕、小山炸成數不清的大大小小的麻點，連炸出了的大樹根，都看得見。敵人的幾輛坦克也歪倒在雪地裏，紅軍戰鬥員和德寇的屍體仍舊是橫躺豎臥的擺滿一地。

這一切都告訴阿列克賽，這裏戰鬥是多麼激烈，戰友們是多麼頑強堅決，除了阻擊敵人，不讓它通過這一個念頭外，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他想，要不是，自己也躺在那裏了，現在自己一定要活。想到這，腳比以前更發燒，痛得更厲害了。雖然如此，阿列克賽卻想起他要怎麼辦，往那裏去？如何趕上自己的部隊？等等問題。

他決心要找部隊，雖然他丟掉了地圖，可是他認得路，這裏離前線大概有三十公里，在

這個沒人到過的森林裏，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碰不見德國人，壞處是沒有人來幫助自己。既然決心要走，但是不是能站起來呢？能不能走呢？他輕輕地稍微站起來一點，馬上腳裏就發生一陣劇痛刺透全身，他叫喊一聲，只好重新再坐下來。他想脫下一隻長統靴，可是皮靴也脫不下來，每用一次猛勁就得痛一陣，哼，哼不止，阿列克賽狠了狠心，閉上眼睛用全身力氣雙手拉下皮靴，人馬上就昏倒了。等到醒過來，便很小心地鬆開一條綁腿，整個腳都腫了，滿腳都是紫血斑，又發燒又痛，阿列克賽把腳放在雪裏，疼痛纔減輕了一點，又拚命拔掉第二隻靴子。

兩隻腳顯然是當飛機撞在松樹頂上，把他從機室裏扔出來的時候，有什麼東西把腳骨給碰壞了。在平常時候根本就想不到用這碰壞了的腳走路，可是在這孤零零的樹林子裏，在敵人後方，即使碰見了人反而要送死，於是他決定往東走，不管怎樣也得走。

他下決心站起來，叫着痛，咬着牙齒，走了第一步。腦袋裏嗡嗡地叫，覺得天地在旋轉……

阿列克賽一步一步往前挪，腦子是亂烘烘的，於是坐下來，又用猛勁把靴子脫下來，用牙齒把靴背撕裂，這樣不致擠痛腳，把羊毛圍巾撕成兩半裹到腳上，再穿上靴子。這樣再用腳後跟一步步往前挪就比較好一點了，但是疼痛仍是止不住，只能維持幾分鐘，覺得又

要昏過去了，便站住，閉上眼睛，靠在樹上或雪堆上歇一歇，覺得血脈止不住砰砰地跳着……

他這樣一步步向前挪了幾個鐘頭，回頭看看仍沒有走多遠，他很着急，他想快些走。他又從雪堆上站起來，咬了牙，又往前走，他在面前指定一些小目標，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小目標上面，——從一顆松樹到一顆松樹，一個樹樁到一個樹樁，一個雪堆到一個雪堆，這樣一步步向前挪着，在樹林子的雪路上留下了彎彎曲曲的，看不清楚腳印。

阿列克賽這樣一步步挪動到夜晚了，太陽在他背後落下去時，他忽然看到了一幅場面，使他寒毛都豎起來。

原來在一叢叢矮松林子裏曾經駐過一連紅軍救護兵，傷兵們抬到這裏後一排排都安放在用松針製的枕頭上，可是現在這些傷兵都被殺死了。頭甩得遠遠的，屍體半截埋在雪裏，松樹底下紅軍屍體旁邊有一個看護坐在雪地裏，腦袋垂到膝蓋上，頸子上用一條繩子勒着，她的肩胛骨中間插進了一把刀子，光閃閃的刀柄露在外邊，旁邊有一個穿SS隊黑軍服的德國人和一個頭上裹着染血紗布的紅軍戰鬥員互相死命地叉着喉嚨凍僵了。阿列克賽立刻明白這個德國強盜是用刀子殺死了傷兵，刺死了看護，可是立刻被這沒有殺死的

紅軍傷兵抓住，又住他的喉嚨了。

阿列克賽定了定神站了一會，跛行到看護面前，拔出她身上的刀子，這是一柄SS隊的佩刀，古代德國寶劍的樣式，紅木柄，柄上嵌着銀製的SS隊的附號，生鏽的刃上看得出這樣的題字：『一切爲了德意志。』阿列克賽從德國人身上拿下皮製的刀鞘，在路上這把刀子是很需要的東西。他又從雪裏挖出了已經結凍的防雨披肩，很細心地把它蓋上了看護的屍體，在上面又放了幾枝小松枝。……

這時天已黑了。風雪在森林裏呼呼地吹刮着，天是又冷又黑。

阿列克賽從小就生長在伏爾加流域的卡梅欣城，是城裏人，沒有過過這種森林生活，這時腿又累又痛，再沒有力氣去找火取暖，就鑽到一座小松林的樹叢裏，縮成一團，把臉藏在用手環抱的膝蓋裏，用自己的呼吸取暖，這時他已凍得麻痺了。

就這樣睡了一夜，當紫紅色的陽光透進樹林子的時候他醒了，潮濕的寒氣透過他的飛行衣鑽進了他的骨頭裏，止不住地渾身打戰。最糟糕的是腳，痛得更厲害了，但是他下決心要走，便猛地又站了起來。

現在阿列克賽又有新的困難了，那就是飢餓。他在昨天用防雨披肩遮蓋看護屍體時，曾發覺她旁邊有一個紅十字橡皮袋，昨天沒注意去拿它，今天他去拿了，橡皮袋裏有幾個

綳帶包，一大聽罐頭食品，還有一束什麼人的信件，一面小鏡子……

他現在有一聽一公斤重的罐頭食品，他決定一晝夜吃一次，在中午的時候吃。

現在他想出了一個走路的辦法，就是用數字計算路程，這樣將注意力轉移到計數上，可以減輕疼痛。假如一晝夜走十到十二公里，那麼三天至多四天就可以找到隊伍。

這個辦法很好，走一公里是兩千步，十公里是兩萬步。要是數起來太多了，所以走五六百步後要停下來歇一歇。

阿列克賽爲了縮短路程又想出個辦法，就是就眼前不遠的東西找一個目標，比如一棵松樹啊、一個樹樁啊、坑窪啊，等等，這樣便能很快達到預定目標，好到那裏休息。他決在兩個休息地點中間走一千步，那就是半公里，每次看錶休息不超過五分鐘，這樣，就是再艱難一天也要走他十公里。

可是第一個一千步是太困難了，走了五百步就搞亂了，便胡亂的記着數，除了火辣辣的疼痛什麼也不能想，但是終於走了一千步，他連坐一會的力氣也沒有了，便倒臥在雪上，額頭碰到涼冰冰的雪感到快活極了。

後來他打了一個哆嗦，看了看錶，秒針響着五分鐘最後的一下了，他很恐怖地朝它看

了一下，好像當秒針走完這一圈，就要發生一件可怕的事情。果然當秒針一碰到六十的時候，他咬緊牙關一下跳起來，一邊呻吟着一邊向前挪動着腳步。

快中午的時候，他一共走完了這樣四段路程，這時他再也沒有氣力了，便坐下來，什麼也不想，連飢餓也不覺得了。他嘆了一口氣，將幾團雪扔到嘴裏，一邊艱難地從口袋裏掏出生鏽的罐頭，用那把刀子打開它。吃了一塊脂油，倒引逗起飢餓來，好容易纔逼着自己離開罐頭，就開始吃雪了，爲的是填一填空肚子。

這回走上路時，他砍了幾根松樹棒，撐着棒走，可是走起來一點鐘一點鐘地更加艱難了。

阿列克賽在樹林子裏走了三天，一個人影也沒看到。

太陽一出來他就醒了，忽然他在飛行衣口袋裏找到一個打火機，有了這個東西就可以燒火了，過去幾天生火的事竟一點也沒想起來。於是他燒起火來，真暖和啊，覺得怪舒服的。他拉開飛行衣的拉鍊，從襯衣口袋裏摸出幾封磨破了的信，他從信裏抽出一張窈窕的少女的照片，她穿着鮮豔的花衣裳，盤着腿坐在草地上。他看了她好久，後來重新小心地把照片裹在玻璃紙裏，附在信裏，又呆想着在手裏握了一會纔藏到口袋裏。他自言自語的